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系列

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沈云龙 张朋园 刘凤翰

纪录：张朋园 刘凤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系列

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

访问：沈云龙 张朋园 刘凤翰

纪录：张朋园 刘凤翰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 / 沈云龙, 张朋园, 刘凤翰访问; 张朋园, 刘凤翰纪录.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3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
ISBN 978-7-5108-1350-4

I. ①刘… II. ①沈… ②张… ③刘… III. ①刘航琛
(1897~1975)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77312号

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

作 者	沈云龙 张朋园 刘凤翰 访问 张朋园 刘凤翰 纪录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毫米 × 97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350-4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弁 言

口述历史访问计划，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筹备时期，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郭廷以拟订进行，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自一九五九年十月起迄一九七二年九月止，参加访问工作者先后有沈云龙、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访问者七十余人，成稿六十六份，约四百八十万言。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本所于一九八二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访问纪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一九八四年春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恢复访问工作。

本所访问人员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惟应

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纪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组 谨识

一九九〇年四月

目 录

弁 言	1
一、简说家世	3
二、四川动乱	5
三、襄赞王陵基	17
四、入幕刘湘	27
五、四川初为中央效力	36
六、刘湘统一四川与“剿共”	43
七、四川与中央隔阂之由来	55
八、裁军与抗战	63
九、刘湘逝世前对中央的建议	67
十、刘湘死后的四川政局	74
十一、担任中央政府工作	86
十二、胜利后的中央财政	92
十三、大陆“沦陷”前的混乱局面	97
十四、我与“中央”的关系	107
十五、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间之四川财政	115

十六、刘神仙	122
十七、大陆撤退前肩负重担	125
十八、被控“叛国贪污”的由来	130
十九、艰苦生涯	140
二十、浮生杂忆	149
1. 泸州中学	149
2. 父亲病故	150
3. 天主教	151
4. 《益世报》	152
5. 捐 献	153
6. 农 场	154
7. 李济琛	154
二十一、漫谈袍哥	156
1. 丁宝桢肃清袍哥	156
2. 袍哥的再起	157
3. 赵尔丰之死	158
4. 民初的袍哥	159
5. 一段插曲	159
6. 雅安之行	161
7. 竞选立法委员	162
二十二、问答	164
附录：刘航琛先生自订年谱稿	177
后 记	242

访问时间：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

一九六二年元月二十八日

访问地点：台北市漳州街九巷五号刘府

访问次数：九次

访问人：沈云龙 张朋园 刘凤翰

纪录整理：张朋园、刘凤翰 录音：刘凤翰

一、简说家世

我祖籍原是湖南，清顺治时，始迁入四川，是奉命迁去的，即所谓“移湖广填四川”。初居四川永川县，占地七千余亩，经过两百多年的耕耘，因为子孙比土地的生产发展快，到我祖父时，弟兄分家，每人所得，每年只有二十五石稻子。那时的石，大概有三百六十斤左右，与现在的市石，大不相同。我祖父不能安于这种生活，因为二十五石稻子不可能养活一家人。那时一石稻子只卖一两白银（更早的时候，只有六钱一石），合起来不过二十五两银子。在四川一两银子，可换一元几角钱，二十五两银子，不过四十元钱，如何能维持一家生计？所以他就搬到四川泸州。泸州是沱江与长江会合的口岸，商业甚为繁盛。

我们有个亲戚在那儿经商，所以我祖父搬去后，自己也经商。我们的店号叫“爱人堂”。开始时以药业为主，买卖中国药材。后来因为我祖父能制酒，且酒的销路比药材好，因又兼营酒业。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已经改以酒业为主，药业为副了。到了民国三十年，日本人攻占香港时，对四川滥施轰炸，我们的酒厂，也就毁了，香港割给英国九十九年，我们的生意

在割让前即已开始，刚好一百年。故有人问及我家的酒业，我就告诉他：“百年之功，废于一‘弹’。”日本人的一个烧夷弹，把所有的酒厂烧完了。酒不经营了，药的生意也停了。“爱人堂”这块招牌，日后由一位伙计继承，已不能算是我们家的了。

我父亲这一辈除了酒厂之外，还开了一个钱庄（那时叫做“银号”），并办了一个玻璃厂，玻璃厂是因为酒厂需要而来。从前的酒，都用瓦罐装，我父亲认为不美观，要改用玻璃瓶装。那时候，必须自己设厂，方能制造玻璃瓶；由外国进口玻璃瓶，太贵，也近于奢侈。因为经营有了相当规模，我父亲在地方上便有了声望。到了清末，他就做了泸州商会的总理（即后日的商会会长）。

二、四川动乱

辛亥革命的时候，川南道刘朝望（字荃庄，淮军名将刘铭传之孙），接到端方自资州发来的电报，要他一同对清廷尽忠。刘心中不如此想法，他认为只有附和革命，然后才可以生出夔门。所以他在阴历八月间（日期已不能记得）约请全泸州的绅商开会，把我父亲也邀请了去。随即成立了一个机关，叫做川南军政府，刘朝望先生做了都督，本地绅士温翰桢做了副都督，我父亲为实业部长，泸州就算是独立了。刘朝望离任之后，由但懋辛继任。

泸州独立时，我尚在泸州中学念书。独立之后，因无书可念，大家就组织学生军，想要北伐。泸州中学参加此一运动者，一百多人，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自己聘请教官，自己买枪，自己买子弹。经过了几个月的训练，正预备北上，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当权，我们的学生军也自动解散了。当时云南都督蔡锷命两个梯团入川，谢汝翼梯团到叙府，李鸿祥梯团到泸州，在泸州属合江县杀了川军一营，学生军乃不得不解散。

次年为民国元年，泸州还没有受到兵燹。到了民国二年，泸州开始受到骚扰。黄克强先生的四省反袁（江苏、江西、安

徽、广东）获得熊克武在四川的响应。熊克武是川军师长之一，四川有五师，他是第五师师长。他于二次革命赣宁失败之后，才开始行动，为时已经太晚，因此没有声援，竟变成了孤军奋斗。首先他自重庆分兵一支打泸州，一支打成都。打泸州的兵到龙透关，该地有如重庆之浮图关，是个险要，第一师师长周骏守在那里，一时进展不得。当时周骏的军中，有若干速成学校的军官，他们毕业的时间已不算短，有许多过去还参加过钟颖（统领）的部队，随赵尔丰出征西藏，有的那时已做到了管带。但到了民国二年，许多别的学校的带兵官都高升了，而速成学校的最高者，只是营长（管带）。大家心有不满。有一个叫做梁度的营长，带了七营人，在龙透关投向了熊克武军，泸州几乎让熊克武的部队占领了。

当时四川都督为胡景伊，他调了两个统领，带巡防军进援泸州。这两个人的军队，大约为六营人，梁度七营叛变，现在有此六营补充，战事仍可打下去。另一方面，胡景伊又调第三师模范团团长王陵基组织一个支队带六营人打重庆。王打到重庆时，袁世凯正命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四省向四川进兵。云南兵指向泸州，贵州兵指向重庆。云南兵出来得较晚，带兵者是刘云峰旅长。贵州兵实际上也是云南兵，因为那时唐继尧在贵州，他派黄毓成带一旅人入川（黄字斐章，云南镇沅人，日本士官毕业。后来也是相当有名的人）。

王陵基支队由北而南，指向重庆，贵州黄毓成旅，由南而北，也是以重庆为目标。熊克武回兵自救，因此进攻成都的兵

就败退了下来。重庆方面，王、黄都进了城（王军只一连人及其本人进入，黄则全旅同时入城），捷报到了北京，北京以王陵基为重庆镇守使兼川东道尹。黄毓成不以为然。一则他的阶级比王陵基高，他是旅长，王是团长任支队长。再者，他进入重庆在先，全旅都在城中，王陵基落后数小时始进入，只有一连人（卫队连）。黄毓成不满意，便在晚上围攻王陵基于重庆县庙街的县文庙，但一时未能攻入。王陵基的部队得百姓之引导，翻城入援，与黄毓成发生巷战，黄氏失败。袁世凯后来叫他们二人都放下军队，到北京去听候军事审判，民国二年的战争，就这样滑稽戏似地结束了。四川的第五师也消灭了。

到了民国四年，我到北京去求学（先住汇文大学后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袁世凯派陈宦（二庵）为四川将军（都督改称将军），陈宦带了三个旅（冯玉祥、熊祥生、伍祥桢）进入四川，严刑峻法。袁世凯在北京亦谋中央集权，有雷霆万钧之势。故陈氏在川，民国四、五年间，确曾做到路不拾遗、土匪敛迹的地步。可惜袁世凯私心要做皇帝，以致蔡松坡在云南宣布独立，出兵进攻永宁、泸州，祸及四川。

云南兵进攻四川时，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在永宁宣布投降护国军。刘氏下面有个姓陈的团长（名礼门），人称陈蛮子者，善于打仗，他叫陈蛮子为前锋，攻打泸州，进展甚速，直达南岸。可惜陈蛮子战死了，袁世凯也于是时派了三师军队，加进四川作战。一师为曹錕领第五旅旅长吴佩孚入重庆，一师为李长泰开合江，一师为张敬尧开泸州。按北洋编制，曹錕为

第三师，李长泰为第八师（即后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时打败张勋推翻复辟宣统的第八师），张敬尧为第七师。张敬尧到泸州时，陈蛮子来攻，一团人打一师人，众寡悬殊，因此败了下来，陈蛮子也战死了。

蔡松坡的大营扎在大洲驿，不知怎的，张敬尧的一位参谋竟让蔡军俘虏了去。此人原先在军事学校读书时，与蔡松坡认识，因此，蔡对待他很客气。蔡指着永宁的一座山说：“如此的山势，北洋军是否过得来，我很怀疑，何况要打过来，我想是不可能的。”蔡后来将这位参谋放回去了。这位参谋曾对张敬尧说，蔡松坡的意思是要大家停兵谈和。张敬尧颇为所动，故后半段的战事，已不如先前之激烈。的确永宁以南的山势越来越大，是难以打过去的。

袁世凯死后，双方和谈了，将军（袁方）、都督（护国军），各取一字，成为日后地方军事首长的名称，是为督军。捣乱的督军团，其督军二字，就是这样来的。

蔡松坡先生做了四川督军兼省长。后蔡先生因病离开了四川，罗佩金代之。其军务会办戴戡的黔军（驻军板门阵）与川军处得很坏。不久罗佩金又离开了，戴戡以川省长护理川督兼管军民二政。约三月之后，发生成都兵变，戴戡被杀。那时戴只有一旅人，由旅长熊其勋统领，也在成都牺牲了。成都秩序大乱，时为民国六年。以后周骏、周道刚、刘存厚迭为川督，互相争夺兵连祸结，迨熊克武取得督军地位，四川益形混乱。

熊克武做督军，或因没有办财政的计划和办财政的人，为

方便计，采用各军就地筹饷。就地筹饷，因四川地方富庶，非常容易。几师人的需要，只有多，不会少。先是以师为单位，后来更进而团营连都各自筹饷，四川自此残破。

护国战役之后，泸州为云南军占领，加上贵州军在重庆，川南、川东便被他们宰制了。滇黔军人，有时纪律不好，甚难与百姓融洽相处。到了民国九年，滇黔军想联四川成为拥护唐继尧的力量，发起了“滇川黔俱进会”。但是川军不大附和。无法，他们竟采用勾结方法，个个拉拢。师长不附和，则勾结其旅长，旅长不附和，则勾结其团长。……以刘湘（甫澄）为例，他那时是第二师师长，有三旅人。他不愿参加俱进会，俱进会便勾结他的旅长廖谦迁，发表廖为川军第二师师长，刘甫澄因是大为所窘。

俱进会勾结川军的那年，正好我回到重庆，一切尽入眼底。直到他们开仗，我又才回去北京继续求学。九月战起，川军甚为不利。因为各军多不完整，有一旅叛者，有一团叛者。十二月熊克武被迫退走成都，通电解除川督职务。川军临时推举刘湘为总指挥，以维时局。

滇军赵又新攻打成都，参谋长杨森因与刘湘有同窗之雅（陆军军官速成学校），同时又是四川人，刘湘用反勾结法，发表杨森为第九师师长。杨森带领八百人走成都，自此变成了川军。

滇军驻军龙泉驿（离成都五十里），刘湘选派敢死队袭击。杨森自请为敢死队队长，领两千人，合刘湘之下属旅长唐式遵

共同进攻，一举而击败滇军。杨森对滇军了解甚深，他说：“滇军的长处，假如有个机会喘息整理一下，便可以有反攻的力量。所以不能让他们休息，必须追击。”川军紧紧追击，自龙泉驿到泸州，六百余里，五天五夜追赶不舍。滇军渡过沱江小市浮桥，川军也追过浮桥。是时赵又新还在泸州盐局里吸食鸦片，听说敌人来了，还不知是怎样来的。跑到泸州西门，想越过城墙出城。正巧为川军看见，开排枪射击，赵又新便被打死在西门外。

另一传说赵又新原在泸州被俘，杨森派人保护，他自己沉不住气逃亡，为川军（非杨森兵）所杀，杨森甚为悲痛。

赵是杨森的长官，看到长官被打死了，心里很难过，便把尸体抬进城去，为之举办丧事，后来并将灵柩送回云南，葬在昆明。后人所修的赵公祠（在昆明翠湖），便是赵氏的葬地。

战事打完之后，刘湘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此为民国九年七月的事。

杨森做了第九师师长，再兼永宁道尹，驻节泸州，自此展开其个人在四川的一番作为。杨氏手下多蓄各式人物，日后代理四川省主席之王缙绪及王兆奎二人，当时是他第九师的旅长，后来的四川建设厅长卢作孚，在当时是他道尹公署的教育科科长。

民国九年，湖南赵恒惕（夷午）先生提倡联省自治，次年七月发生湘鄂战争，刘湘响应出兵。当时四川共有三军，刘湘自兼第二军军长（第一军为但懋辛，第三军为刘成勋），杨森